

捷克現當代文學展在台南：「打字機也會唱歌」

鄭得興

策展緣起

為期三個月的「打字機也會唱歌：捷克現當代文學展」在台南的國立台灣文學館盛大展出（圖一），展出期間從 2004 年 12 月 5 日到 2005 年 3 月 2 日，開幕典禮安排在 12 月 6 日，共同策展的捷克國家文學館及摩拉維亞圖書館（米蘭昆德拉總館）都有嘉賓前來開展。這個展覽的籌劃時間歷經前後任三個台文館館長，歷時三年多，中間雖經過疫情，但籌備並未因而停頓。台灣文學館委託東吳大學中東歐研究中心來負責文案的研究與撰寫，本次展覽的核心主題一開始即設定在 1968 年布拉格之春運動失敗後，歷經 20 年的「回歸正常化」（共產政權的極權統治），再到

1989 年絲絨革命民主化之後，主要橫跨了極權與民主兩個時期。透過赫拉巴爾、昆德拉、克里馬及哈維爾的文學著作，不斷喚起了人們共同的歷史記憶，以及曾經對自由的渴望與當今對自由的珍惜。

這次捷克現當代文學展的籌備時間比較久，期間多次開會討論策展的論調主軸外，也顧及了展覽內容的豐富性，以及台灣與捷克的現當代文學對話之可能性。除了上述捷克四大文學家外，也加入了家喻戶曉的卡夫卡、捷克唯一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塞佛特，以及民主化後幾位較為年輕的作家。最後以台灣早期介紹捷克文學的文獻，以及此次來自捷克的文學文物與手稿，作為台灣文學與捷克文學跨域對話的起始。今日台灣與捷克的雙邊關係之所以這麼友好，除了雙方經濟、教育、文化之互通有無外，最重要者是雙方對於得來不易的自由民主都能相知相惜。因此，觀眾會從這個捷克文學展中看到台灣自己過去的來時路。

原本捷克文學展的主視覺會是一輛 1968 年蘇聯碾壓捷克自由化運動的坦克車，透過威懾的恐懼暴力帶領人們走進不自在的極權



圖一：捷克文學展在台南。

社會。然而，這種暴力美學的安排就缺少了捷克人對待不可抗拒命運下獨有的黑色幽默，捷克人並非以血肉之軀抵擋坦克的前進，而是透過地下文學及音樂等來陽奉陰違官方的一切統治形式。打字機是違禁品，敲打聲下完成的一部部作品，是安撫人心的解方，原來的機械聲響成了最動人的樂章，「打字機也會唱歌」取代了鎮壓布拉格之春的坦克車，更符合了捷克人的處事態度，讓坦克碾壓自由下的絕望，被會唱歌的打字機所取代，因而打字機的歌聲催生了希望。

一段故事

我剛到捷克布拉格的第一年，透過越南同學的介紹而認識了 Lindalova Radka 老太太，我習慣稱呼她為 Pani（捷克文的女士，或者是老太太），她剛從一所小學校長退休，她的先生是一位退休的工程師。我初次拜會他們在布拉格的家，見到了他們因發生車禍而半身不遂的兒子躺在床上。老天爺對待他們的方式，正如我那時候總是聽著捷克語老師經常說著「命也」。這兩位老夫婦的退休金每月各 7 千克朗（當時約合 7000 新台幣），除了要付房租之外，還要負擔這位躺在床上的兒子的醫藥費。因為車禍的不幸，致使她的妻子帶著兒子離他而去，新買的房子也完全歸妻子所有。那天我宛然看了一齣發生在捷克家庭的歷史悲劇，於是我當下決定要請 Pani 當我的

家教老師，因為我身上有一些錢可以讓我請家教，於是這樣的師生情緣維持了七年，直到我學成離開捷克（2002-2009）。

Pani 不僅教我捷克語，她還教我捷克的歷史、文學、飲食、地景等，我跟著她閱讀「祖母」、「花束集」、「好兵帥克」等，還有恰佩克的貓與狗、機器人、塞佛特的詩、哈維爾的戲劇。她為我找了很多資料，幫我講解查理四世、胡斯運動、白山之役、瑪莉亞泰瑞莎、兩次大戰及共產時期等歷史。她帶我去國家音樂廳聽捷克愛樂的練習場，因為捷克愛樂的行政總監是她的學生，所以她有票可以帶我去聽捷克愛樂白天的演練，相當有趣。她做了很多捷克道地的菜餚給我吃，我最喜歡她做的麻花麵包，Pani 知道我喜歡，所以每次開車出遊的時候，就做得特別多給我在車上吃。他們開車載我去瑞普（Rip）小山（捷克重要傳說起源地），也載我去北邊的 Ceska Lipa，我們去參觀玻璃坊，我吹出了一個醜醜的玻璃球，體驗捷克玻璃水晶工業的奧妙，順便參訪了蘇德台地德國人原來的居住區及他們的家族墓園。Pani 知道我在研究越南移民，於是幫我聯繫了越南村裡的重量級人物，我們一起去拜會與做訪談，真是大開眼界。Pani 的媽媽是猶太人，她跟我說二戰期間有關猶太人被屠殺的故事，其中不少人是她的親戚。我在捷克七年與 Pani 夫婦的故事細數不完。

我於 2009 年回台之後，幾乎每年都還回去捷克找 Pani，她們的兒子在我回台前幾年過世，她們後來搬離了布拉格，往後我竟也斷了她們的音訊，直到現在我都不知她們的現況，應該 90 幾歲了吧。我所學習的捷克文化等知識都來自 Pani，我在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所開設的捷克文化課程，主要知識都是跟 Pani 學習來的。我有幸跟台灣文學館一起策劃捷克的現當代文學展，假如能邀請 Pani 夫婦一起來台灣參觀，不知能有多麼興奮！

透過文學來瞭解當代捷克

1968 年的布拉格之春運動，蘇聯坦克鎮壓了捷克自由化運動，之後一直到 1989 年絲絨革命推翻共產政權的 20 年之間，捷克人是用文學來度過漫長的極權統治之夜。共產政權有官方許可的出版書籍，但人們渴望閱讀的是來自地下所流傳的出版品，在某個角落深處隱藏著連秘密警察都找不著的打字機，地下文學伴隨著「回歸正常化」之始終，人們真正的情感、心聲與渴求都來自地下，只有地下是真實的所在，地上是不自由、虛假的，是索然無趣的日常生活。

「誰是捷克人？／捷克人是誰？」的問題是從 18 世紀末到 19 世紀長達百多年的捷克民族復興運動要解決的課題，波希米亞的歷史區域自古以來即是斯拉夫人與日耳曼人長時期共處之地，然而 14 世紀初開始由約翰盧

森堡（John Luxenberg）國王統治開始，其子查理四世更是將布拉格定為神聖羅馬帝國首都。之後，波希米亞的強勢民族及語言傾向日耳曼系統，期間只有一位捷克胡斯派的喬治國王（1458-1471），在布拉格的強勢語言是德語，因此才會產生卡夫卡及布洛德（Max Brod）等德語文學作品。19 世紀的捷克人說的是德語，聽的是德國音樂，思維都是日耳曼化的。然而 19 世紀捷克的文化民族主義就是從語言與文學開始著手進行，在逐漸擴及到音樂、戲劇與歷史等。19 世紀的捷克文學是從民間傳奇的收集開始，再到以捷克文創作小說的可能性，再透過捷克文小說的散佈而形成捷克認同的想像共同體，並與主流的德語文化形成對抗的局勢。

今日我們會自然聯想捷克人說的是捷克語，一切似乎自古以來都是捷克化的，其實不然，捷克人與捷克語能在幾百年來的德語及日耳曼人的世界裡脫穎而出，是歷經過長期抗爭的結果。要讓捷克地變成捷克人之地，建構捷克文化是最為關鍵，而捷克文學扮演重要角色。因此涅姆曹娃的小說「祖母」正形塑了捷克人的共同想像，捷克傳統家庭裡的「祖母」是捷克人最溫馨的依靠，說捷克話的祖母牽著孫子的小手，觀賞以捷克話演出的牽線木偶，閱讀著捷克文的鄉間傳奇故事，這種從下而上的草根力量漸漸解構官方語言（德語）的強制性，形成牢靠的草根文化力量，並進而

建構了國族主義的想像共同體，並逐漸燎原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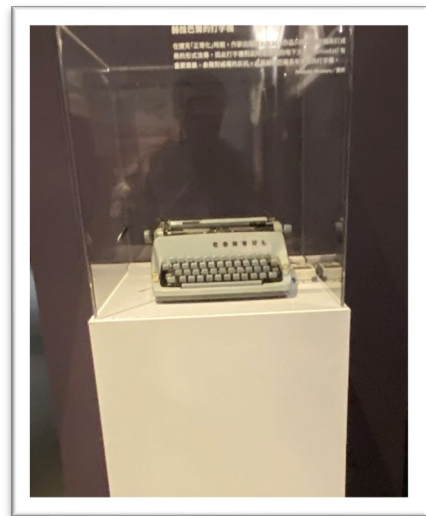
1968 年的文學建構與 19 世紀的文學散播途徑似有類比之處，都是透過與文化土壤的連結，而維繫了捷克文化的核心精神，19 世紀是民族建構，要從奧地利統治下解放出來，20 世紀仍存在著民族主義的問題，這次是要從蘇聯的控制下求得自由，捷克文學再度扮演重要的角色。捷克地下文學慰藉了在那二十年最極權統治下的苦悶生活，地下文學刊物的輾轉流傳也成為捷克人集體的歷史記憶。

小結

「打字機也會唱歌：捷克現當代文學展」歷時三年多的籌畫，這個策展過程相當用心，展覽品質相當精緻，是高度推崇的一個文學饗宴。台灣文學館的簡弘毅助研究員負責捷克文學展的籌劃，弘毅的細心、能力與高度投入才使得這個展覽變得如此深具內涵與感動人心。今年（2024）三月我去捷克摩拉維亞圖書館拜會 Tomas Kubicek 館長的時候，也順便觀覽了在圖書館一樓的赫拉巴爾文學展，我看到了赫拉巴爾的打字機（圖二），頗為感動，後來這台打字機在弘毅的努力下，就成為本次台文館捷克文學展的主角。整個策展空間的佈置，隨著打字機的歌聲前進觀展，沒有強制隔離的展間，也就沒有了太大的壓迫感，讓捷克的共產記憶隨著美妙的文學成為日常生

活裡自自然然的一切，最後被引到布拉格的舊城廣場，喝杯咖啡或啤酒彷彿真的身臨其境。弘毅對這次策展的空間美學下了很多工夫，弘毅肯定會寫下更多有關這次展覽的心得與傳承經驗。

這次展覽不限於捷克當代文學四大家：赫拉巴爾、昆德拉、克里馬及哈維爾，展覽從十九世紀「誰是捷克人？」的民族文學建構介紹起，包括了我們熟知的卡夫卡作家，他是捷克文學或德國文學的代表不是這次策展的論辯核心，而是他實實在在就是一個「布拉格人」，與他同時期的「好兵帥克」作者哈謝克，卻是一個純粹捷克人，好兵帥克也被認定是「捷克人」的原形。文學不是一張身份證，但卻可引起不同時期不同身份認同的共鳴。兩次大戰期間的恰佩克是捷克文學的代表，他的劇本讓捷克的機器人成為國際字，以今日 AI 潮流來看，捷克文學具有未來的洞悉力。共產時期獻身文學，並以文學作為反抗共產政權的



圖二：赫拉巴爾打字機。

作家交織成捷克當代文學最精彩的一頁，因為苦難通常是寫作的最佳題材，共產時期不乏寫作題材。捷克文學展也介紹了捷克的流亡文學，這部分是捷克共產時期很重要的文學資產。

筆者在捷克留學七年，在捷克讀書及生活留下無數的回憶，能在台灣策劃舉辦一個捷克文學展一直是筆者的願望。除了台灣文學館的捷克文學展之外，又承蒙東吳大學圖書館李館長的熱烈支持，我們又再東吳大學策劃了「頁箋上的浪漫捷克」活動（圖三），包括在東吳國際會議廳舉辦了兩場論壇，其一是 12 月 9 日由摩拉維亞圖書館館長 Tomas Kubicek 及台灣作家林蔚昀女士的「奔向自由：捷克與台灣文學的對話」（圖四）。其二是由德文系主任萬壹遵老師、人權碩士學位學程主人陳瑤華老師及筆者共同主持的「浪漫與抗爭：捷克文學中的自由精神」，同時在東吳圖書館的入口處陳列展出捷克文學書籍。

台灣與捷克在民主化後的雙邊關係發展一直相當密切，筆者有幸也能以自己微薄的力量參與台捷跨文化的交流，每年也都有超過百餘位的東吳同學選修捷克文化相關課程，並有數十位同學報名參加東吳中東歐文化夏令營。東吳中東歐領域從社會學系開始發展到全校，十幾年來不餘遺力促進了台灣與中東歐的學術與文化交流，也造福了許多學子在生涯旅程中與捷克或中東歐國家結了緣份。這次台灣文學館的捷克文學展的舉辦，筆者最想與 Lindalova Radka 夫婦分享，但尋找了幾年他們的下落都沒結果，希望他們仍安好健在。最後還是要感謝戰友弘毅，竟然很神奇地將捷克文學展變出來，太感謝弘毅了。希望大家有機會都能前往台南的台灣國家文學館觀賞捷克現當代文學展。

（本文作者為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中東歐研究中心主任）



圖三：東吳圖書館捷克文學展。



圖四：Kubicek 與林蔚昀。